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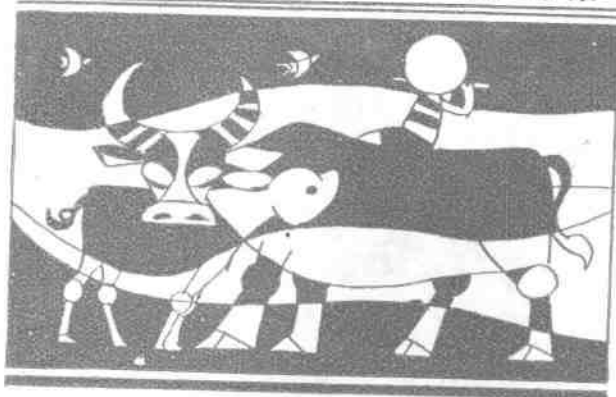
凌 渡



故乡的坡歌

· 凌 渡 ·

散 文 集



故乡的坡歌

广西人民出版社

故乡的坡歌

凌渡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7.75印张 插页2 146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书号: 10113·281 定价: 0.62元

序

秦 似

凌渡同志送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故乡的坡歌》，我翻了一遍，仔细读了好几篇，愿意为他写一篇序。

这本集子所写的，多是作者故乡的风光，乡土气息是很浓的。作者是壮族，年纪还在中年，曾是我的学生。读着他这些文字，我是很感到高兴的。

集名叫《故乡的坡歌》，实际上写的要宽广得多了。从里面我们不但看见了壮族人民对歌等等的的生活画面，还对于村寨、竹楼、猎鹰、禾花鱼、三趾鸟、五彩糯米饭等等有深刻的印象。这确是写出了壮族生活特色和壮族人民的心声的一部散文集。作者写的全是他熟悉的东西，让人觉得他从小就如此地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民族的生活特色，甚至在梦里还忘不了这一些。他又无时不把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同我们祖国联系在一起，透过许多朴质而活泼的语言，使我们感到古老的土地，古老的民族，古老的生活正在走向新生——同历史有着血肉联系的新生……

当然，无论从观察生活的深度和文字的驱遣能力说，

作品都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作者从拨乱反正以来才开始写散文，这个成绩就很可喜了。

散文和一切文学式样一样，最用得着运用联想。在这方面，集子证明了作者是具有文学所需的才华的。例如，在《女人山雪》一文中，作者描写了南方很罕见的雪景：

……最浓最重的雪，是在山顶和山腰。那些地方，就象铺着一张张白白的地毯。山巅和天之间，迷蒙蒙的，显然雪还下着，悄悄下着。……我感到它这样倒显得格外的美……女人山多象一位包着白头巾的壮族牧女啊……

在不少地方，作者都善于象这样驱驰想象，运用联想，使人读来心醉。

有人说，“散文就是要散”。这句话，对于散文的结构，说得有点过于简单了。把“散文”归结为散，把“杂文”归结为杂，这种讲法都带点望文生义的味道。其实，任何一种文章，都得讲求结构上的美。当然，严谨的结构并不排除必要的枝叶，即使小说，那些所谓“闲笔”（也可称为散）往往正是妙笔。那是严中有散。所以，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于散，是不够科学的；应该散中有严。作著有些篇章，可能就受了这种理解的影响，结果显得有些拖沓。我希望作者在前进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些方面。同时，也就会逐步地创出自己的新路子，自己的个人风格来。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目 录

(031)	序	秦 似
(031)	苗山行	(1)
(031)	林溪夜曲	(9)
(031)	故乡的坡歌	(17)
(031)	红水河风情	(30)
(031)	坝 市	(42)
(031)	我从月里来	(46)
(031)	侗寨三月三	(58)
(031)	珍珠子	(69)
(031)	登五老山	(77)
(031)	粤西第一洞天	(84)
(031)	悠悠丽江水	(92)
(031)	女人山雪	(96)
(031)	在那浪村	(104)
(031)	鹰猎时节	(113)

扁桃熟了·····(120)

乌依, 鱼! ·····(126)

带刺的板栗果·····(133)

冬日鸟事·····(142)

借来的迎亲枪队·····(149)

朗 亭·····(157)

欢乐的达努节·····(163)

斗鸡人往事·····(172)

边城花·····(183)

山岸这边和那边·····(190)

北仑河畔·····(197)

人在山中·····(205)

果棚少女·····(209)

横州石·····(213)

忘不了的芭蕉树·····(217)

乡 情·····(221)

海 月·····(233)

鱼花潮·····(238)

苗山行

渐渐地，我们看见了粤西第三高峰元宝山了。人们说，它是白云的故乡。那是的，蓝天下，柔美的云朵儿，灰的，白的，一朵，两朵，轻悠悠飘来，扑进它的怀抱，似乎要停憩一下困倦了的翅膀，它们霎时都安静了下来。而原先早到的那一些云，却又精神焕发地展开翅膀，乘着风，开始新的旅程。人们说，它是甘液的泉源。可不是，都郎河和香粉河都发源在这里，从山中逶迤出来，清冽妩媚，九弯十曲，注入美丽的贝江，哺育着两岸广阔的山林和田野。人们说，它是苗家的乐园。呵呵，你听，果然，果林和果哈^①的声音，从苗家的木楼里飞扬而出，一声声，一阵阵，悠悠扬扬，甜甜蜜蜜，撩拨着旅行者的心，仿佛告诉人们，这里的生活象音乐一样优美、动人……

因此，我们更是兴致勃勃，行步匆匆，不久，便来到了大苗山的心脏元宝山下。山高壑深，此刻从河谷仰首了望，更感到元宝山的森严和奇伟。瞧，它多象直拍云天的巨树，从半山腰东西、南北走向的峰峦，仿佛就是它蜿蜒起伏的“根”。远看那些山脊上的林木，林木中

^①果林、果哈——苗语，苗笛、苗琴。

的鳞次栉比的木楼，有如春雨过后，从这些“根”上冒起来的大蘑菇群。而一条条羊肠山道迂回曲折，却象被什么人遗忘了的绳索，随便被扭曲着搁放在“根”子上一样。更令人惊叹的是梯田，层层迭迭，从河谷一直伸到山上，铺进云里。有如象牙雕刻工人那精雕镂刻的杰作似的。

一位愉快的苗族诺佬^①指点山脚下的河边寨对我们说，过去这里没有寨，藤蔓横生，榛莽葳蕤，禽兽出没，渺无人烟。在旧社会，更是不得了，元宝、知桶、高王、翁牛、甲达，元宝山下的村村寨寨的苗族人民，清贫如洗。许多男人外出拉山、放排、当脚夫、讨饭。有的村寨十之八九的人家被迫逃荒他乡。有一年天灾，山主和土匪骗人外出拉山、割稻谷挣钱，谁知他们把男人统统杀死，把女人都带到远方贩卖掉了！那时元宝山是山主富人的天堂，流淌着的不是流水飞瀑，而是穷人的血泪！

诺佬的话，象一丝阴影掠过我的心上。元宝山啊元宝山，你不是很富有吗？你不是有水青桐、荷木、红豆杉、马尾树，还有粤西稀有的冷杉，将近百万立方米的森林资源？你不是有丰富珍奇的药用植物？你不是有狗熊、大灵猫、华南鹿，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尤其那肉嫩味美的石蛤，每逢春天，你抱我我抱你，抱成一团一球，从幽僻的山涧顺着水势滚落坡下，而让人们惊喜不止？你不是还有终年不息的湍泉飞瀑，灌溉着各个山坡

^①诺佬——苗语，老人。草苗、落苗、顺苗——苗家、苗族。

的良田沃土？可是，为什么山主富人，住最好的木楼，吃最好的香糯，尝最好的酸味，占最好的山珍？他们有时还在斗牛、赛马节时，向人群抛撒银钱，趁穷人争银夺钱的当儿，策马朝人群奔突冲去，践踏伤人，寻欢作乐，而起早贪黑，含辛茹苦种植五谷、饲养六畜的人，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离乡背井，葬身异地？

于是，我想起苗族的一个民间传说来。

从前，大苗山呀，野兽横行，瘟疫肆虐。种下的五谷，野兽吃了，活生生的一个人，给瘟疫缠上，一下子就死了。眼看没有东西吃啦，人要死光啦。这时候，下凡嫁到大苗山来做媳妇的仙女知道天上有万能的天鼓，这天鼓呀，可厉害了，一敲，野兽逃遁，邪恶消失。仙女就和他的丈夫到天上向舅舅要天鼓。他们得了天鼓，回来路上，山高路陡，不小心鼓掉下山，挂在半山腰上。鸡知道了，飞下去拉，鼓带被拉断啦，鼓掉进大海；水獭知道了，潜水去找回来，拖到了岸边，海浪大，怎么也拉不上岸；牛知道了，也去拉，把鼓拉上了岸；人去拉，把鼓拉到了大苗山。于是敲击天鼓，驱走了猛兽，赶跑了瘟疫。从此大苗山的人们得到安居乐业，世代衍繁。自此以后，苗族人民每一年都游寨拉鼓、唱歌庆祝这一天，热烈庆祝自己民族的新生，一年一小节，十三年一大节，这就是大苗山苗族拉鼓节的来历。……

我对诺佬说起这个传说，他笑了笑说：“神仙解救不了我们苗家的苦难，不过，确实有人给我们找来了‘天鼓’，它不是别人，是共产党，‘天鼓’也不是别的，是

党的民族政策，是党的恩情啊！”

我问：“现在还兴拉鼓节吗？”

诺佬说：“少啦。因为共产党把幸福带来，幸福一走进苗家的木楼就和我们在一起，永远不走了。”

诺佬说罢，放声笑了。他笑得多么豪放，多么甜蜜！还再三邀请我们：“到我们的木楼去作客吧，上了楼，你一切都会明白了！”

苗族的村寨，居住大都是木楼。木楼离地面很高，由几条一米多长的木柱支撑着。通风干爽，相当舒适。整个楼房除瓦盖外，全是木料结构。楼内一般有厅堂，火堂，四个卧室，还有洗澡间和蓄水间，外加一个伸出屋檐外的阳台。水是用竹笕从几里外的山涧中引来的，是名副其实的自来水。山高风大，蚊子少，一般不用蚊帐；气候温和，长年离不开棉被，床上还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垫。我们登上哪一家木楼，主人都热情地劝我们多吃糯米饭，多喝糯米甜酒，多尝些酸味。他们说：“你们难来一次，多吃点吧。托共产党的福，没有党，那来的好米好菜呢。”主人说着，用大剪刀把一块块酸鱼剪下来，放在我们的面前。和侗族一样，苗族人民喜欢用酸品来款待宾朋，作为主要菜肴之一。他们各家各户都腌有一坛坛各式各样的酸肉，酸鱼，酸鹅，酸鸭，酸鸟，各类酸菜，等等。甚至连定婚的礼物，也非有一对酸鱼，一双酸鸭不可。这里的苗族和侗族也相同，喜爱吃糯米饭，喝糯米甜酒。糯米甜酒貌似清淡，却有点儿烈性，我们不知道，只喝了一小碗，立刻面红耳赤，大有醉意。

了。这样一来主人更加高兴，乐颠颠给我们每人舀来了热腾腾的元宝山茶。

但是，元宝山下的欢乐，有时是在夜晚。

有一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去看“坐妹”。我知道苗族有“坐妹”的习俗。一般说，寨里有什么喜庆大事，寨外来了年轻妙龄的达配，晚上，寨里的达亨^①们就寻她们来了，唱唱山歌，吹吹果林，互相认识认识，谈谈笑笑，过一个热闹的夜晚。这就是“坐妹”。

原来在一些地方，苗族和壮族一样，出嫁了的女子都尚有不落夫家的风俗。要等到她生了孩子，才离开娘家回到丈夫的身边，成为男方家的女主人。今天，我们巧遇河边寨的一个媳妇抱孩子落夫家来了，这也是一件喜庆大事，寨外寨内的亲朋都成群结帮前来庆祝。活跃的达配和达亨们就趁着这个机缘，夜里，悄悄儿邀聚来了，以他们民族特有的民歌韵味和古朴的音乐，纵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怀。

满天星斗，一弯月亮，但坡高路陡，山道崎岖，我们都带了手电。下山谷，穿田垌，不多久，电灯明亮的河边寨就看到了。我们刚走到寨旁，便听见桑市^②们娓娓的歌声和悦耳的果林声，从寨巷深处的一座木楼上传来。

我们登上那座木楼。厅堂里坐满了人，有达亨，达配，也有诺佬和达育。许多人和我们一样，是凑热闹来

①达配、达亨、达育——苗语，姑娘、小伙子、小孩子。

②桑市——苗语，歌手。

的。见我们进来，桑市们都停了一下，羞赧地微笑着看我们一眼。一会，她们背依板壁，清清嗓子，半闭着眼睛，又潇潇洒洒地唱起来。每一个唱歌的达配，紧贴着她的两旁，各坐着一个达亨。每一个达亨都按着民歌的节拍，轻轻吹起轻巧的果林为她伴奏着。果林的声音柔和、动听，给人们增添了一种不能言表的喜悦。桑市们唱的歌词语言生动，运用一连串的形象比喻，把听歌者们带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境界里去，使你仿佛喝了足量的甜酒，一下子痴迷沉醉过去了。歌有古代的歌，现代的歌，有苦歌也有欢歌，还有情歌。唱到悲切处，一些诸位们眼圈儿湿润了；唱到欢快处，人们眉飞色舞，嘴角荡漾起笑意；唱到幽默诙谐处，人们哄地开怀哈哈大笑，连木楼也跟着喜孜孜地颤动起来。只有木楼的主人在火塘里忙碌，她正为客人们张罗着糯米甜酒哩。

夜深了，但是歌还不断，乐还不绝，笑不停。在歌乐声中，我心里也充满了温暖和幸福的感情。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悄悄地走到楼外的阳台，元宝山下的千峰万壑，此刻似乎也为人们的欢乐而欢乐，喜形于色地淋浴在银色的月光之中。

阳台上，早已有几对苗族青年男女了。寨楼耸立，更有山高月近人之感。星星在他们的脚下闪烁，月芽在他们的眼前微笑。“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但他们毫无顾忌，大声叙谈，纵声欢笑。我想，他们是幸福的。如果达配愿意，达亨会随手摘下一串星星，别在她的鬓发边，会把月亮拿来，嵌在她的梳妆台旁，会将云

彩扯下，披在她的身上……

木楼里的歌声，木楼外的笑语，勾起我许许多多思绪。爱情是甜蜜的，高尚的，但是爱情，只仅仅属于他们之间吗？他们把另一种崇高的爱，倾泻在故乡山林田野里了。啊，你看，他们不是凝视着那美丽的层层梯田？那里，夜风正把他们的勤劳，伴随着田鲤的一声声“喋呷”，一缕缕糯稻的香，传播去远方。你瞧，他们不是又被那高大雄伟的元宝山吸引住了？那儿，绿绿的竹，象他们的青春年华，正在茁壮成长，那儿，甜甜的山荔枝，象他们的爱情，甜透了他们彼此的心。他们一定都在想：我们爱你啊，可爱的苗山，美丽的故乡！

我问其中的一对说：“你们登爬过元宝山吗？”

“怎么不呢，”他们说：“我们都攀登过。上去下来，要整整一天功夫呢。可是我们阿爷阿奶年轻时，诸佬们不给他们上去。我们阿爹阿妈年轻时，诸佬们也不给他们上去。”

我迷惑不解了。

他们回答：“诸佬们常讲，你们年青人不要上元宝山，去了回不来了。相传古时候，许多青年男女登上元宝山顶，举目远望，觉得外头宽广，人烟稠密，世面很大，就哀叹他们自己生活的大苗山太狭小，太贫穷，悲观厌世，一双双咬舌自杀在山上了。所以一代传一代，大人都不让青年们上山。”

我兴趣地问：“你们不是一双一对的回来了？”

他们笑道：“我们要回来，当然能回来罗！”

我恍然大悟：为了把大苗山建设成为人间天堂，让大苗山插上翅膀向四化目标飞奔，他们有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呢？啊，祝愿你们，大苗山的儿女！

1980. 2. 5.



林溪夜曲

太阳在林溪的油茶山上迟疑地停顿了好一会，才悄悄收起她铺放在油茶林里的金衣彩带，走下了西山的背后。满林泼绿凝翠的叶儿和淡红色的油茶果，顿时暗淡下来，迷茫起来了。我想，太阳为什么不愿赶路？莫非她也知道在这粤西北部的侗寨中，今夜里将有一场欢乐的芦笙会，亦想凝睇观赏？

“去哇去哇，上岩寨看芦笙会哇。”

这会儿，狭窄的寨巷里传来女人邀伴的噪音，声音虽小，但在夜色愈来愈浓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越。比草坡上草鸟的鸣叫声还清脆圆润，随着林溪河的淙淙水响，飘落在每一个人的心田里。

“一定去，一定去。”我心里情不自禁地也应和着。不知人们怎样想，反正我的心早就飞去岩寨了。

昨天中午我刚到三江的林溪，一下车，一位侗族同志喜形于色地说：“你真赶巧呵，正碰上我们侗家的芦笙节哩。十年浩劫后第一个芦笙盛会哪！明天夜晚，我们一块儿到岩寨看看去。”

我知道，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以民歌而论，有欢、嘎、多耶三种；就民间乐器而言，有织（侗笛）、

牛腿琴、琵琶和伦（芦笙）。每一年，歌有歌街，乐有乐会。芦笙节一般是从每年的阴历六月开始，至八月结束。其间各村寨常常举行芦笙会。过了中秋节以后，按照传统习惯，便将芦笙封存，准备迎接紧张繁忙的秋收，剪糯禾把，收拣油茶子。这样一年一度的芦笙节便结束了。从前我路过湘西，也到过粤西北部侗寨，就是没有一次赶上芦笙节。想不到这一次给碰上了，还是十年浩劫后头一回盛会的呢，怎不叫人心花怒放！

“快点儿吧，你们听，使伦（吹芦笙）了。”那音乐般的声音又传来了，不过比先前细弱得多了。我想，她们已经走远啦。

于是我们也踏上寨巷的石板路，朝那渐渐远去的声音方向走去。

林溪的夜是绮丽的。淡黑色的夜帷，清晰地映衬出林溪河上的风雨桥和河两岸木楼的各种不同风采的形象来，它们是这么清新、柔和、美丽。木楼上和寨巷里，电灯闪烁。河水舞动着灯火的光彩，象花绸带，飘飘曳曳穿过风雨桥下，绕过寨边，往下游静幽的山谷那边流去。这一切，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国画家们洒脱、着意新颖的那些乡村水墨风景画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走进这画里，往岩寨去的。

走过风雨桥，穿过骑楼下一片狭窄弯曲的街道。骑楼尽头，又是一条石板路，顺路上坡，眼前便出现了岩寨的寨门亭。亭中置有木板长凳，一些寨老正坐在那儿眉开颜笑地谈论什么。当他们知道我是从南宁来的远方